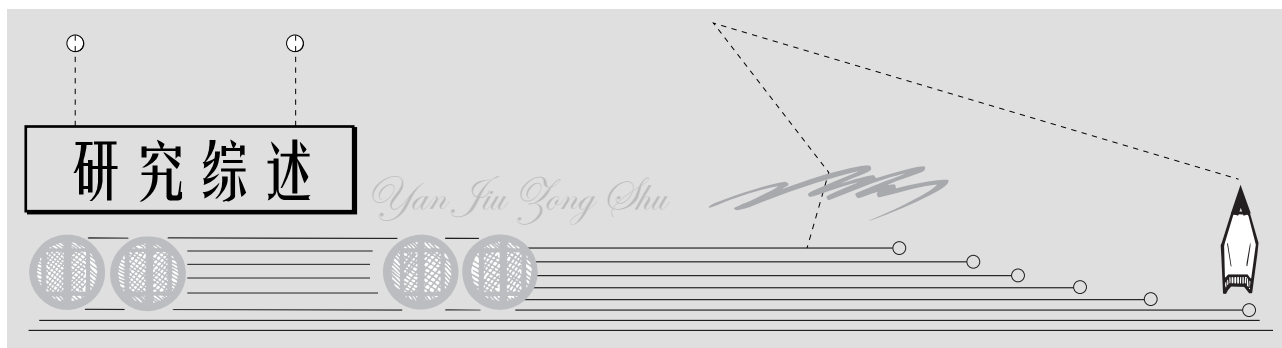




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 样态透视与竞合思考

□ 阎国华 宋京姝

摘要：话语差异是制约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因素。当前，话语差异主要源自青年不断创新网络话语，构建新的语言范式。青年网络话语在样态上具有新颖性、活泼性和流行性等特征，是满足他们适应网络交流环境、融入同辈话语体系和提升自身话语地位等需求的综合结果。青年网络话语创新并非洪水猛兽，但其潜在的圈层化、碎片化和隐喻化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环境，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为了应对青年网络话语创新带来的负面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通过知晓话语方式降低代际冲突、注重内涵挖掘警惕不良情绪、适时主动创新引领话语动向和加强科学监管挤压低俗文化等举措，来对其加以应对，实现话语间的有机竞合。

关键词：青年；网络话语；创新；价值引领；思想政治工作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1.0170

网络话语创新是指在网络环境言语交际中人们思想表达形式较之现实生活发生显著变化的现象。目前，青年网络语境的话语表达方式与现实语境存在诸多差异，呈现显著的话语创新态势。青年网络话语创新既符合网络话语变异的一般规律，也兼具青年群体的话语特点，呈现出一些较为典型的群体特征。青年网络话语创新是网络环境、个性诉求等

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青年的网络心理、话语习惯和权利追求，影响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生态，事关教育内容的有效传递和目标的有效达成。因此，研究青年网络话语的典型特征，洞悉其中的生成逻辑以及此条件下的青年价值观引导对策十分必要，对于掌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立足供给侧改革打造实效性更强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话

语体系都极具支撑作用。

一、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样态考察

相对现实环境,网络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全新空间,呈现较为突出的虚拟性、匿名性和娱乐性特征。青年处于特殊的年龄段,网络原住民的自我定位、正在形成的知识结构和完善中的性格人格,使他们具有渴望知识、富有热情、充满好奇、善于创新和乐于交流等优势,同时又存在过度追求个性、理性判断不足、易于情绪化或感性化等问题。网络话语的自由便利迅速点燃了青年的话语创新热情,使得一批又一批主题非常新颖、极具时代特点、饱含流行元素的话语被创造和传播。不过,这些看似杂乱、充满个性且呈现排浪式的话语创新并非只是随性而为,往往存在内在规律,呈现显著特征。

1. 以语言变异和生僻文化为基本样态的新颖性特征

新颖性特征是青年网络语言的首要特征,反映了他们在构建独特网络身份标识和创造新型话语方式的个性化追求。为了支撑话语的新颖性,青年探索了多种语言变异途径。一是谐音文化。依靠谐音来实现语言的新颖表达相对简单,也容易被接受且常常具有出其不意的新颖和幽默效果。“悲剧”与“杯具”、“餐具”与“惨剧”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类似还有,“我很慌”与“我很方”、“难受想哭”与“蓝瘦香菇”,等等。二是生僻字文化。为了制造新颖性效果,有些年轻人喜欢特意去挖掘一些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少但极具特色的生僻字。例如,“𪛗”,古同“梅”。因为“𪛗”字由两个“呆”组成,于是在网络语言里被用来形容人“很傻很天真”。类似的还有囧、类、莪、垚、囧圖、彙、彙、怨,等等。三是混搭文化。混搭文化是指借鉴不同特色的作品来形成自己风格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主要是把汉字和英语词缀结合的新词。词缀是英语常用的。作为非常规语言,网络流行语中出现了汉字+词缀的新词。比如,“考试ing”,在汉字名词后加上了英语的现在进行时后缀,表示某人正在考试。类似还有,“学习ing”“思考ing”以及“发呆ing”,等等。四是简化文化。这种简化起初主要是因为键盘敲击方便迅速,后因简洁新颖、创意独特而被保留下来。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词句简写,比如用“人艰不拆”表达“人生已经如此的艰

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其二,简化成拼音首字母,比如,用“szd”表示“是真的”,用“tql”表示“太强了”。这类网络话语一定程度削弱了传统语言的规范性与体系性。

2. 以符合特征和图形转向为基本样态的场景化特征

场景化特征是指青年通过游戏的态度,幽默诙谐、特定的语言方式在网络上构建颇具场景感的话语方式,以表达自我和释放压力。随着网络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面对面交流被线上交流所取代,前者独具的实时场景、肢体辅助、情绪表达等附加表达优势随之被削减,使得交流越来越扁平,甚至容易产生歧义或误解。为了保障交流实效,青年往往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增加活泼性以提升信息的丰富度和场景感。一是游戏化。互联网世界虚拟又现实、封闭又互动、隐匿又公开,不断促使青年的语言习惯掺杂游戏化的表达情绪,或吐槽,或调侃,时而冷幽默,时而在讽刺。这与传统话语的严肃性及其追求的“宏大叙事”产生鲜明对比^[1]。二是表情化。为了增加表达效果,青年习惯使用各种能补充情景表达的表情符号来表达感受。由此,相应的表情包被创造并逐渐流行,而且内涵不断丰富。比如,网络表情符号中的“笑哭”,笑中带着无奈与调侃。表情包丰富多样、自成体系,可以网络下载,也可以快速自制,常常能极其简洁又生动活泼地表达难以言说的信息^[2]。三是符号化。年轻人追求话语创新,并以此进行社会关系建构时,并非仅仅关注话语本身,而是满足于创新的话语中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号意义,往往“通过年龄、身份、兴趣等标签进行自我锚定”^[3]。在特定的圈子里追求特定话语形式恰恰是通过某种符号化方式彰显身份、寻求认同、收获归属。在青年的对话中,符号的应用非常广泛,让一些符号超越原有内涵被赋予某些特定内容,并逐渐符号化。例如,把“梨”“桃”符号合用,谐音表达“理讨”,意指“理性讨论”。相应创新丰富了符号供给,也为青年的进一步话语创新提供了动力。

3. 以快速演变与阶段存在为基本样态的流行性特征

与现实话语类似,青年网络话语创新也深受环境影响,与网络发展、社会热点和流行话题息息相关,不断蜕变更迭,呈现出典型的流行性特征。一是紧跟潮流。紧跟潮流是话语发展的共性特征,而

在青年知识丰富、思想活跃以及联想充沛的条件下又不断强化。年轻人经常可以发现新的语言亮点并恰如其分地将其运用。例如,来自春晚的“给力”、来自语言访谈节目的“小目标”、来自电视剧并经体育节目进一步推广的“洪荒之力”等都先后成为在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同时,年轻人的网络语库中也有诸多关注国家大政方针,如“供给侧”“工匠精神”“结构性改革”等。二是阶段存在。青年网络语言的流行性特征除了符合紧跟潮流外,还十分符合阶段存在特点。很多网络语言一段时间在青年中广为流传,但过一段时间又如同潮水般退去。期刊《咬文嚼字》自2012年开始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近十年中未有重复且变化显著,像2012年的“元芳,你怎么看”对现今的许多00后青年而言已经不知其详。三是更新加速。除了紧跟潮流和阶段存在等基本流行性特征之外,青年网络话语的更新周期更短,更新速度更快,排浪化演进效果更加显著。这种更新加速与网络无门槛全民参与、热点事件影响放大和青年求新心态等因素密切相关。仅从时间上看,流行周期缩短十分明显,从几年到几个月,再到因为新的热点话题发生而迅速更迭。

二、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内在动力

青年网络话语不断创新并形成潮流和气候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兴趣驱动的结果,而是从属于深层次的话语创新内在动力。概括下来,这些内在动力既有客观环境的驱使,也有主观愿望的表达,具体体现为:

1. 适应网络交流模式的客观需要

同现实话语一样,为了有效交流,网络话语势必也要充分考量因网络环境的具体特点而变化,尤其受信息交流各个要素的显著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1) 应对高效交流的需要。网络传输速度快、智能性高、整体节奏快,信息需要快速形成交互,包括实时发布、传递以及反馈。对海量信息的快速处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处理的信息量”^[4]。基于此,网络话语往往力求简洁高效。人们会通过简化信息或牺牲语法规则以换得对速度的追求,而一些网络话语恰恰就是这种权宜之计的副产品。诸如,同音词语错误互用问题,文字与图片简单混用问题以及依靠符号代替文字问题,等等。同时,实时的信息交互还需要个体更快速的表达、

更机敏的反应和更即兴的互动,达成烘托气氛、维持趣味、连续的交流状态。

(2) 应对非对称交流的需要。基于网络的信息交流不再是传统点对点的具象交流模式,而是点对面的网状交流模式。在点对点网状交流模式中,信息发布者可能有自己的意向受众,但由于传播者众多,最终的实际受众无从探知。原本“面向某些具有共同历史、共同认知的受众发布的信息极大可能被分享给更多受众,而这些受众可能没有正确的情景去解读这些信息”^[5]。信息交流呈现出范围变广和不确定性变强的矛盾统一。为了适应互联网的非对称性交流模式,青年网络话语也会根据发布者期待进行不同方向的调整。如果希望聚焦具体人群和具体内容,就会使用圈子语言,用约定、专属的方式传递信息;如果希望面向大多数人发布准确信息,就会使用简单语言,用轻松、流行的方式进行表达。

(3) 应对格式化交流的需要。格式化交流是指日常人际交流中多种交流要素向单一文字要素统一的过程。与线下交流不同,文字是网络空间中话语表达的主要方式。相距千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借助文字进行交流。这种隔着屏幕的信息传递方式,消解了包括肢体、情绪、语境在内的诸多辅助性表达形式。多样的信息表达演变为单一的文本交流,会导致交流的层次感降低、扁平化凸显,急需通过话语创新来弥补传统交流动能的缺位。在解决这一需求的过程中,娱乐化话语创新有助于打破格式化交流环境的严肃性,符号化话语创新则有助于准确还原表达者的情绪与语境,从而准确传递话语信息,消解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膜。

2. 立足网络环境特点的主动创新

除了为适应客观网络交流环境而进行的话语创新外,还有受网络环境鼓舞或刺激而进行的主动创新。前者属于被动举措,后者则是一种自觉行为。同时,随着技术发展,网络相对于现实环境的独特性也会促进其部分话语形式的自然生成。

(1) 匿名性降低了话语创新的顾虑。传统话语空间中,年轻人的语言表达往往经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级审视,多是在传统话语空间中腾挪,往往非常关注自己言语可能产生的影响,话语创新行为更为谨慎。而在网络中,“虚拟实践更具相对独立性”^[6],网络封闭、隐匿的特性赋予了年轻人更加充分的个性表达自由,让他们不必在意外界的约束。由于网络话

语往往没有严格的规范,青年更容易突破传统话语的严肃性,创造新词语、新用法并使之成为潮流。网络通过为青年提供更加轻松的个性表达出口,不断促使网络流行热词的生成。

(2) 公开性诱发了话语创新的“留白”实质。网络表达是一种公开表达,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远超现实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的不受控性。网络看似是一个虚拟空间,但它“又与现实世界交融于一体”^[7]。网络反映现实世界,离不开现实因素的参与,最终要与现实世界建立关联。同时,由于表达不够立体生动,网络表达面临着被全社会审视的风险,愈加需要审慎思考,警惕因异见而遭受网络暴力的风险。因此,在公开透明的网络语境下,当人们表达较为敏感的内容时,往往会采用隐喻等方式进行语言留白处理。例如,运用“你懂的”等留白句式来表现“话不说满说一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表达意图,或者忽略具体情境用表情包表达自身情绪状态。

(3) 丰富性增加了话语创新的可能。仔细分析网络话语热点,会发现它们的由来五花八门。例如,“囧”字的词义转化仅仅因为人们对字形的新认识,“人艰不拆”来自歌词,而“雨女无瓜”则是因电视剧中的口音演变而来。网络丰富的资源库和实时传输的能力,给这些词句的创新提供了土壤,加之零门槛、全民参与的信息交互,让话语的实时更新成为可能。在网络上,人们可以轻松获得各类跨领域信息,也可以随时表达态度和想法,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这些创新依托社交媒体等平台广泛传播,一旦得到大家认可,就会被保留并进一步裂变式传播开来。基于这种逻辑,在丰富多元的互联网世界里,人们轻松地实现了追随潮流或制造潮流。

(4) 多元化塑造了话语创新的动力。人格养成是青年成长的必经阶段。其间,他们随着知识的积累、辨别能力的提高逐渐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网络上无门槛、广覆盖面、实时更新的海量信息让青年人可以便捷地获取各门各类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人的价值形成。多元文化带来多元价值,为话语创新提供价值动力。饭圈文化、追星文化是饭圈语言产生发展的根基;消费文化、电商盛行是“吃土”“剁手”等一系列网络热词生根的土壤;二次元、“宅文化”等培植了大量在青年群体中时兴的口头禅,比如“真香”“奥利给”

等。网络世界里各类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时时刻刻都在影响青年,成为话语创新的不竭动力。

3. 融入大众话语体系的交际需要

“社交是信息传播的目的,信息传播是社交的手段”^[8]。青年想要融入大众交流,首先要融入大众话语体系,因为但凡交际都有自己的话语风格。在网络上,影响力大的话语体系以其强大磁场吸引网民融入其中,又因拥有越来越多追随者带来更多活力而形成更大影响力,呈现正向的螺旋。因此,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动力也包括融入大众交际话语体系的需要。

(1) 融入流行话语的需要。青年网络话语创新也是从众心理使然,有自发追随的因素。一方面,网络传播的网状形态和实时传播,极易触发年轻人对某种观点或语言表达方式的迅速认同,进而形成热点;另一方面,为了和同辈群体表达出更高程度的一致性,更好地实现无障碍交流,网络语言的跟风现象十分常见。基于此逻辑,一波又一波的网络热点形成又消亡。“Out”与防止“Out”此消彼长,体现了年轻人对流行文化的追随,以及他们在网络会话中跟风、抱团取暖和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不稳定心理状态。

(2) 融入同辈群体的需要。价值多元时代,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与自己‘三观’相同的人,或者在他人坐标上确认自己的价值观”^[9]。网络中,人们同样希冀情感交流与价值认同,同样存在寻找朋友、融入同辈的社会化过程。话语的兼容性是帮助个体融入群体,与其他成员有效交流的基本需要。青年顺应话语创新形式,使用流行网络话语正是与人交流的语境需要,是融入同辈群体的重要前提。而且,网络环境下同辈群体的组成成员更加复杂,纽带更加纯粹,常常让小圈层里的小众语言成了年轻人找寻伙伴、融入圈子的媒介。

(3) 融入时代特征的需要。话语创新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极易受到网络热点的影响与裹挟。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新一代青年对金钱、对成功有不一样的感受。在消费上,今天的年轻人深受消费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吃土”“种草”“拔草”成为青年群体中流行的网络热词;在工作中,受企业规则限制,青年群体生活压力大,一些反映青年人工作生态的词语也频频出现,如“996”“打工人”等。因此,青年网络话语创新也是反映时代变革、融入时代特征的需要。

三、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问题透视

青年网络话语创新是新型网络生态与青年交往需求的化合结果,必然影响原有话语生态,凸显一些当代青年成长的新问题。因此,研究青年网络话语创新不仅是了解其特征与动力,更为重要的是透视其问题与风险。

1. 网络话语圈层化阻碍主流话语有效传播

互联网蓬勃发展,社交平台纷繁复杂,大量网络用户聚集在网络社群中,“因价值观而聚合,以兴趣点而分众”^[10]。传统的交往模式进一步被分众化所解构,使得圈层化进一步被强化。青年的价值追求多元化和交往选择个性化,带来他们话语表达和网络交际的圈层化。圈层化造成了圈与圈之间的壁垒与隔阂,阻碍了主流话语向青年群体的渗透,影响了主流话语的思想引领作用。

目前,网络话语圈层化对于主流话语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话语圈层化引发话语壁垒。在不同的青年群体中,网络话语圈层化制造了互相无法完全理解的“行话”。行话用于群内交流,或记录动态,或直接表达,或间接留白,意在有意无意间展现自我、确认身份和悦纳同伴。圈层化背后是青年追求自我的内核本质,蕴含青年人独特的个性表达。圈子之间的话语壁垒给主流话语深入青年群体设置了屏障,包括识别障碍和传播障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向青年群体的渗透。二是网络话语圈层化引发多样栖居。由于倾诉主题、倾诉对象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圈层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主题。年轻人聚集在五花八门的圈子(如二次元、古风圈、电竞圈、同人文圈等),会形成多样的表达方式,也会栖居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同样,这些网络社交圈依托的社交平台,也受用户话语风格和功能设定的影响。例如,青年网络聚集较多的“虎扑”“豆瓣”“知乎”“微博”等网络平台就分别表现了不尽相同的话语风格,也凝聚了不同风格的青年群体来关注。三是网络话语圈层化引发衍生分化。圈子会“强化同质性与服从性”^[11]。互联网信息繁杂,为青年带来了更宽阔的视野,提供了培植多圈层的土壤。基于网络,年轻人拥有更多追随各种流行文化的机遇,也面临被网格化进入圈层的问题。网络话语的圈层化为使用

者贴上了独特的标签,也为智能算法推荐提供了锚点。立足这些锚点,智能算法可以通过定制化、精准化推送促成网络主体之间的分野,为不同青年之间构建了新的壁垒。同时,依托信息筛选和大数据算法,借助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平台,青年又会根据网络话语方式定位自己的目标人群,促使圈层进一步细化。

2. 网络话语碎片化消解传统叙事模式效能

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的日趋完善,青年群体自主选择性增强,自我意识觉醒前置,也由此产生了更加鲜明和旺盛的个性化需求。与此同时,人们首先追问的是自己的生活状态,而注重集体感被拉平到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12]。在部分青年那里,个人生存境遇与日常生活实践具有远超集体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由此一来,“日常化的微观内容在当代青年的媒介话语中占据明显优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3]。微观的生活记录零散地分布于各个社交平台,或展现自我生活体验,或宣泄微观情绪感受,让青年的网络话语显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特征。

网络话语的碎片化容易消解严肃叙事,带来诸多深层次问题。一是阻碍深度思考的形成。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载体的信息技术应用,从空间和时间上解放了虚拟交往的束缚,但也进一步打破了其工作、学习、生活的界限,迎合了青年群体的碎片化生活模式、碎片化认知习惯和碎片化认知心理,让其随时随地嵌入网络。处于碎片化闲暇时光中的青年群体更乐于接纳“喜大普奔”“人艰不拆”等新颖的、戏谑的叙事模式,更喜欢短暂性、愉悦性的个人体验,但也容易因此使思考深度受到影响。二是凸显“自我”价值导向。青年习惯在碎片话语中通过反讽、自嘲、自谑将自己隐藏,给本就复杂多元的青年群体又蒙上一层面纱,有着明显的“自我”导向和“去他者化”特征,让洞悉青年愈加困难。三是抵触相对完整的叙事方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习惯通过“家”“国”等大框架、大结构的历史叙事切入话题,逻辑链条相对较长,需要完整叙事空间,但网络碎片化话语模式与这一传统相悖,容易导致青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鸿沟和交流壁垒,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 网络话语隐喻化遮蔽青年的内在追求

隐喻又称暗喻,是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的一种修辞方式。现代生活带给青年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带来迷茫与疑惑,让青年网络话语在追求流行性的

同时也具有了为生活辩护的需求。出于各种考虑,借助话语创新扩大影响力、表达隐含需求和追求话语平等正在成为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重要表现。网络话语隐喻化主要通过吐槽、调侃和戏谑等三种方式来实现,形成了许多极为流行的网络语言。例如,“打工人”“工具人”“尾款人”等。

通过隐喻方式表达深层次渴望是青年进行网络话语创新的重要动力。从社会感知的视角来看,网络话语隐喻化存在着削弱话语直白性、遮蔽青年群体内在需求的显著风险。究其原因,这种风险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话语创新跨度较大,影响理解。例如,原本源于形容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止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现象的“内卷化”,因一篇网文重新在网络流行,被用来阐释精英学子们面对人才竞争的巨大压力。“内卷化”的提出暗含的是对过度单一人才评价标准的反抗和对多元评价体系的呼吁。二是话语内涵隐藏较深,易被简单理解。部分网络话语字面意思简单,但具有多重内在含义,如果只被简单理解,则难以触摸其深层寓意。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打工人”“工具人”,表面上是一种自嘲调侃,其实反映着使用者内心的消极和焦虑,潜藏着改变现状的危机感和麻醉自己的颓废感。任由这种将自己当作工具的暗示长期存在,则极易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及时发现和科学引导十分重要,有助于青年对生活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因此,网络话语制造了一个平等但也扁平的社会舆论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交往关系。网络中形成的青年话语力量真实地反映着现实生活,其话语创新背后潜藏着真实诉求的倾吐。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逻辑和内涵,及时揭示其中的隐含寓意,就难以洞察青年群体的内在需求,进而与之形成有效的同频对话。

四、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竞合策略

话语表面上只是一个“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实际上它涉及价值观念、表达方式、思想态度和传播理念等众多问题。更便捷、更高效、更透明和零门槛的网络互动让网络发声更自由;公开式、私密式、自我式和交互式的青年表达带来了网络话语的全新力量,也创造了许多让人费解的新概念。研究青年网络话语创新不是为了阻止创新,而是要通过竞合实

现引领发展。因此,针对网络话语表达的新特点和青年网络互动的内在动力,在洞察创新特点、厘清创新动力和揭示风险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可行的竞合策略尤为重要。

1. 知晓话语方式,降低代际冲突

面对青年网络交流的新特点、新诉求,教育和管理工作都需要融入话语环境,才能在思想引领中把握主动。一要知晓青年的话语表达习惯。通过了解网络热点词语,读懂青年话语。比如,只有了解“柠檬精”“凡尔赛”等网络词语的指代,才能读懂一些网络表达。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每年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通过分析代表性网络论坛、网络新闻、社交平台等媒介中的海量数据发布年度热词,用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为社会梳理热点网络表达习惯,促进社会交流。二要积极关注青年的话语表达渠道。互联网时代话语更迭的同时是平台推新,从最初的BBS到贴吧、博客,再到微博,再到抖音、B站等融合短视频、直播更多元素的网络社交阵地,想要了解青年,就要走进这些平台,走到青年的互动中。以共青团中央的宣传平台为例,2017年12月入驻B站,截至2021年6月30日,累计投稿视频3298个,拥有粉丝849.8万,获赞数累计超1.6亿,播放数超16.3亿,播放量超百万的视频近500个。借助短视频快速发展的契机,团中央又入驻了抖音,同时也带动了更多基层团学组织进入新媒体社交平台,用青年人的方式与青年人互动,打造新媒体矩阵,很好地扩大了宣传的辐射范围与影响能力。当“高冷”的主流媒体放下“身段”走近年轻人,在表达形式上下功夫后,其表达的内容也有了更好的传播。

2. 注重内涵挖掘,警惕不良情绪

读懂网络话语是第一步,把“内涵式”思维带入话语研究,关注青年的话语内容,挖掘他们网络话语背后折射的情绪和渴望,是进一步要求,也是实现竞合的关键所在。一要通过网络话语平台密切关注青年互动,了解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洞悉他们的态度和观点。一方面是关注青年对社会热点的正反馈,比如有“阿中哥哥勇敢飞,我们永相随”这样的爱国表达,还有“港独”事件中世界各地的青年自发传递“一个中国”态度的视频拍摄等,这些都是主流话语进行价值引导的底气,需要充分彰显;另一方面是要关注青年关怀自身境况的负面情绪,比如青年针对负面事件在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自发地表达愤

怒,期待公平中隐藏的讽刺、反抗、非理性等消极情绪,这些是主流话语要引领的对象,需要格外关注。二要反思青年人网络话语方式背后的集体情绪。如“996”“内卷”等词表达的不满和厌倦情绪,注意其中不良情绪和背后引发机制,及时发现问题,适时引导,减少问题蔓延。三要警惕青年网络话语背后的过激情绪。网络过激情绪表现各异,原因也多元,但普遍都具有显著的破坏力,更应高度关注和及时引导。比如,以情绪发泄为目的的网络谩骂、以恶意中伤为手段的语言暴力和以粗鄙低俗为个性的自由表达,都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快速应对。

3. 适时主动创新,引领话语动向

传统话语与网络创新不是天然对立,而是相互转化和启迪,实现有机竞合。一要适当打破主流话语体系僵化的表达模式,走出青年人心中的高台,从而产生不一样的碰撞。主流话语“学会找准自我的定位,‘合情合理地介入社会舆论的过程’,理性地进行话语表达”极为重要^[14]。习近平主席近几年的新年贺词就很好地平衡了严肃与流行,既高扬了主旋律,又实现了喜闻乐见,受到了青年的积极阅读与传播。2014年,习近平谈到“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们”^[15],他从百姓视角出发的贺词话语,亲切生动,引发强烈共鸣。2015年,习近平使用了“蛮拼的”和“点赞”这样的流行用语^[16],网友纷纷用“好接地气”“萌萌哒”来评价。2016年,习近平运用“获得感”“世界那么大”“‘朋友圈’越来越大”赢得群众认同^[17]。2017年,“撸起袖子加油干”振奋人心^[18]。2018年,用“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表达激励群众^[19]。2019年,用“给力”形容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用“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拉近社会各阶层的距离^[20],成为各年龄段人一致的奋斗口号。2020年,用“初心”涤荡人心^[21]。2021年,用“云会议”回顾不平凡的新冠肺炎疫情治理^[22],贴近群众生活实际。二要让优秀传统话语、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网络话语创新的推动剂。传统话语和网络话语不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对立,都是文化的表达方式。青年人在网络平台上的关注越来越多元,但对品质的认可却亘古不变。因此,坚守品质,坚持主流文化导向,用灵活的形式、精彩的内容输出核心价值观,从而争取年轻

人的认可与支持,应该成为价值引领的主要突破口。近年来,央视推出的《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朗读者》等节目就让青年观众大呼过瘾,通过活泼的形式既让观众自觉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力量,又在无形中彰显了文化自信。

4. 加强科学监管,挤压低俗文化

网络语言不仅反映着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某一阶段的网民情绪、不同层次的民众素质,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曾对网络低俗词语进行筛选统计,对25个(组)相关网络词语进行了信息检索,发现“2014年全年共有16个(组)网络低俗用词的原发微博数量达到千万次以上,其中4个(组)网络低俗用词的原发微博数量达到了亿次以上”^[23]。人们在网络中猎奇窥隐、放纵宣泄,破坏的不只是网络秩序,还有对现实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解构和颠覆。当下互联网正影响着青年的世界认知、思维模式和消费习惯,一些网络低俗词语的流行,明显渗透到青年群体的学习生活中。打开贴吧、微博以及时事热点网民评论栏,经常可见低俗、暴力以及侮辱性词语。这些评论并没有提出有依据的论点,也不以逻辑为根本。面对碎片化的网络信息,部分网民在不深入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情绪性的谩骂向公共空间宣泄。这些行为对青年群体产生不良示范作用,青年群体一旦接纳吸收这种话语表达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以丑为美、以粗鄙为流行的价值取向,甚至是这种随意的、不经思考的思维与行事逻辑。

给青年网络表达的自由,接纳理解他们话语背后的情绪,不代表与其中的低俗文化妥协。一是要重视监管工作。例如B站通过入站测试提示用户文明表达,较好地营造了和谐的弹幕环境;再如新浪微博出台的“黑名单”功能,让用户知道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都要承担责任。二是要创新方式方法。网络话语监管信息量大、风险点多,可谓战线长、任务重。为此,一方面是在政府治理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运营方、社会公众、公益组织等主体,发挥他们的监管效能,推进社会共治;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创新相关技术和监管方法,不断推进监管现代化。

5. 厘清创新动因,加以科学引导

洞悉青年话语创新的心理,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创新,思考他们会怎样创新,对不同的网络话语创新现象分类引导,辩证施策才能收到更好效果。具体来

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网络内在环境特征探究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基础生态。网络的虚拟性、公开性、平民化等特质，“巧妙地契合了青年表达内心的渴望，为他们打造了一个可以释放激情、愉悦情绪的异度空间”^[24]。网上用户大部分是匿名交往，容易撇开各自的年龄、性别、隐私、身份、社会地位、道德、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没有上下级，没有长辈晚辈观念，形成了一种相对单纯的、非功利性的交流。在这一环境下，人们会更大限度地将平时鲜有机会展示的“本我”表现出来，造成网上平等对话关系的普遍化，呈现“你/您”不加区别，谦辞使用频率低等样态。同时，青年群体更加善于吸收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流行文化等，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这也解释了网络语言为何种类繁多、变化多端，如英汉、符号、字母等相互混杂。二是从话语背后探求青年网络话语创新的群体心理。了解话语创新的内在机理，才能看懂话语创新的发展规律，理解其中的正向、负向影响，才能科学引导。既往对于网络话语创新的研究往往更关注青年人的反叛，但深入了解会发现，他们不是反对一切，而是反对一切没有“为什么”的“是什么”。他们的话语创新也不一定为实质意义服务，而可能是一种追随潮流、融入群体的身份标识方法。我们宣传和引领策略不能简单采用刚性“要求”，更应在回应话语创新逻辑、与青年形成价值共鸣上多下功夫。

五、结 语

把握话语差异是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是深入做好青年价值引领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当主流话语能与青年话语方式融合时，青年群体更容易与主流价值导向形成共鸣，产生认同感和追随感。反之，双方话语不相容

时，会产生抵触，进而影响价值引领工作的效度。当前，话语差异的主要来源是青年不断创新网络话语，构建新的语言范式。面对快速更迭的时新表达，不了解青年的话语方式，不理解他们话语表达背后的深层逻辑，会形成沟通代沟，影响话语引领产生共鸣。青年网络话语具有新颖性、活泼性和流行性等特点，是满足他们适应网络交流环境、融入同辈话语体系和提升自身话语地位等需求的综合结果。青年网络话语创新并非洪水猛兽，但其潜在的圈层化、碎片化和隐喻化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环境，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为了应对青年网络话语创新带来的负面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应主动研究青年网络话语特征，掌握内在规律，积极改变话语策略，重点通过知晓话语方式降低代际冲突、注重内涵挖掘警惕不良情绪、适时主动创新引领话语动向、加强科学监管挤压低俗文化和厘清创新动因施以科学引导等举措，来对其加以综合应对。■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及其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BKS19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碎片化传播生态下高校思想政治话语转换与重塑研究”（项目编号：17JDSZ102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碎片化传播生态下传播者主体道德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18SJZDI020）、江苏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碎片化传播环境下的高校教学变革研究”（项目编号：B-b/2016/01/26）的研究成果]

阎国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宋京姝：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参考文献：

- [1] 张瑜, 李朗. 消除话语差异: 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任务[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6(2): 38-42.
- [2] 董盈盈. “95后”大学生表情包“热”现象浅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5): 75-78.
- [3] 张艳斌. 青年网络表情包的文化逻辑及其规制[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1): 82-86.
- [4] [美]埃略特·阿伦森, 提摩太·D. 威尔逊, 罗宾·M. 埃克特. 社会心理学: 阿伦森眼中的社会性动物[M]. 侯玉波, 朱颖, 等,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49.
- [5] [美]萨拉·罗斯·卡瓦纳. 蜂巢思维: 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M]. 蒋宗强,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190.
-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61.
- [7] 许哲. 自媒体话语权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8.

(下转第 104 页)

- [8] 陈旭光. 全媒体时代的中国电影: “大片”与“小片”的审美分化[J]. 文艺研究, 2012(2): 87.
- [9] 新浪网. 未来已来, 中国的互动剧长什么模样? [EB/OL]. <http://tech.sina.com.cn/csj/2019-01-05/doc-ihqhqcis3242473.shtml>, 2019-01-05.
- [10] 任庭义. 论电影与青年文化消费[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178.
- [11] 央视网. 《中国电影2013》青春篇[EB/OL]. <http://tv.cctv.com/2014/01/29/VIDE1390964414438713.shtml>, 2014-01-28.
- [12] 光明网. 2018 中国电影市场用户观影报告[EB/OL]. https://difang.gmw.cn/2018-12/20/content_32208389.htm, 2018-12-20.
- [13] 张卫, 石小溪. 青年电影文化的生根发芽[J]. 当代电影, 2013(10): 20.
- [14] [35] 陈旭光. 当下中国“新主流影视剧”的“工业美学”建构与青年文化消费[J]. 电影新作, 2021(3): 8-9.
- [15] 周星. “五四”记忆中的精神与电影[J]. 电影艺术, 2009(3): 10.
- [16] 郭禹慧. 新世纪以来的国产青春电影探析[J]. 今传媒, 2017(2): 80.
- [17] 河北新闻网. 《最美的青春》荣获 2018 中国电视剧行业新标杆品牌奖[EB/OL]. http://zhuanli.hebnews.cn/2019-05/31/content_7411343.htm, 2019-05-31.
- [18] [法] 让-查尔斯·拉葛雷. 青年与全球化: 现代性及其挑战[M]. 陈玉生, 冯跃,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4.
- [19] 邓希泉. 青年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1): 45.
- [20] 谭利娅. 英联邦评选十大最适合年轻人发展国[EB/O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1/4801722.html>, 环球网. 2014-01-29.
- [21] [27] 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EB/OL].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50-81.shtml>.
- [22] [23] 周学麟. 表现青年: 青年电影研究和新中国青年电影发展[J]. 当代电影, 2012(4): 92.
- [24] 纽太普. 蜗居的壳里是逆来顺受[N]. 厦门商报, 2009-12-07.
- [25] 谢建华. 青春映像: 中国青春电影的文化母题与创作趋向[J]. 当代电影, 2010(4): 44.
- [26] 王莉. 专家谈国产青春片: 不该只有商业化的视觉刺激[N], 羊城晚报, 2017-07-20(8).
- [29] 国家统计局.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24_1681393.html, 2019-07-25.
- [30] 谢愚. 2019 国产电影: 票房口碑双丰收[N]. 金融时报, 2019-12-20.
- [31] 陈旭光. 当下中国“新主流影视剧”的“工业美学”建构与青年文化消费[J]. 电影新作, 2021(3): 9.
- [32] 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812/t20181224_364519.html, 2018-12-13.
- [33] 胡智锋, 刘俊. 媒介融合时代 传统主流媒体如何放大主流声音[J]. 北方传媒研究, 2017(2): 11.
- [34] 宋眉. 浅论中国影视文化的现实属性和定位意识[J]. 当代电影, 2012(4): 156.
- [36] 王彦. 主旋律影视剧成功破圈年轻观众刷屏! “内容为王”登顶流[N]. 文汇报, 2021-07-05.

(上接第 112 页)

- [8] [9] [11] 彭兰. 网络传播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13, 263, 125.
- [10] 陈志勇. “圈层化”困境: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J]. 思想教育研究, 2016(5): 70-74.
- [12] 陈嘉映. 走出唯一真理观[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56.
- [13] 闫方洁.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媒介话语机制解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15(4): 78-82.
- [14] 金蕾蕾. 众声喧哗的下半场: 新媒体时代公共舆论理性表达的话语建构[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0: 198.
- [15]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四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4-01-01(1).
- [16]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五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5-01-01(1).
- [17]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六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6-01-01(1).
- [18]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7-01-01(1).
- [19]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八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8-01-01(1).
- [20]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9-01-01(1).
- [21]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20-01-01(1).
- [22]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21-01-01(1).
- [23] 李政葳. 网络低俗语言须卸载[N]. 光明日报, 2015-06-04(7).
- [24] 李礼. 网络亚文化的后现代逻辑——对“屌丝”现象的解读[J]. 青年研究, 2013(2): 69-81+96.